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之四

經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惡口部第八 此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

徐恭

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

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焰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語

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  
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麁  
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  
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  
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  
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  
臭虫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  
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  
口有惡言故臭虫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  
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麁語墮三惡道  
又護口經去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  
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

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  
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  
藏比丘內心輕憊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數顯  
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  
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  
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  
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万劫  
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  
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  
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  
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  
畏懼身出熾焰如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流

溢臭氣叵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  
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  
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擗舉聲  
號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  
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  
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  
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  
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  
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  
狀誠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  
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  
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號哭

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  
矣 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  
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  
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  
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  
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  
諸人見已因爲立字名嚙婆羅值佛出家得  
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  
家爲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  
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  
又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  
爲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

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  
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  
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  
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  
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  
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

經六

三

徐

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恠之衆人競看佛與  
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  
荅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荅  
佛言隋阿毗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  
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  
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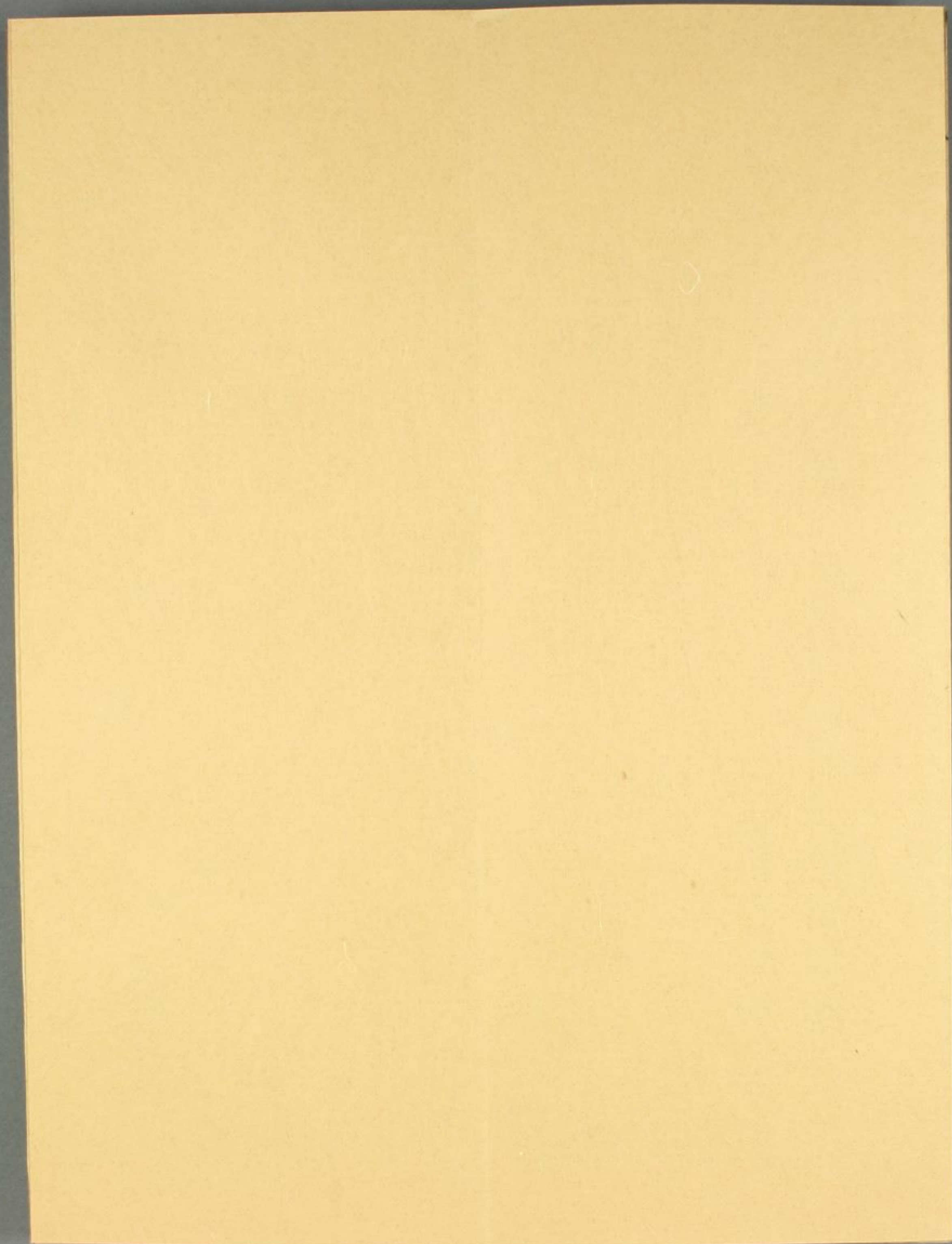
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見答  
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  
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  
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  
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  
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  
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  
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  
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  
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  
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  
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



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  
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  
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  
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梨  
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  
此國有鷄越吒二衆揔五百人於婆<sub>音</sub>羅俱  
末底河網得摩桀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  
其頭多獸自前佛爲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  
終得生天上而爲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  
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花瓔珞寶珠  
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  
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

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  
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  
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  
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澀猶如蛇皮頭  
髮麁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  
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聚便遣一臣推覓一  
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  
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  
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  
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  
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  
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鈎出

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葺無所  
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  
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  
獨不將赴衆人疑恠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  
可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蜜共  
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鈎遺其五人造家往  
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  
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  
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  
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  
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  
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麁皮自



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麁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佛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刹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飢刮刷摩拭時得刹尸羅

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遍自唱言誰有  
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  
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餓飢我刮  
剝摩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  
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剎  
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  
共駕百車賜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  
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  
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  
汝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  
時婆羅門即牽已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  
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人前作毀

些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些語即慙愧不肯  
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  
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餒  
飢摩拔刮刷望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  
今日及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  
汝於衆人前毀些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慙愧

經六

六

徐

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  
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  
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  
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  
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些我言  
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

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  
共駕百車者賜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  
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二千  
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  
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  
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  
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  
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  
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訾猶自慙愧  
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  
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經六

七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

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

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

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

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

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

有因爲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  
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  
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猷患無喜  
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  
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  
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旣  
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  
桓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  
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  
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答  
曰汝但眠眼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  
用山神語眠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桓中見

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  
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  
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  
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  
復得脫或作龍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  
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  
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  
洹果心懷喜悅旣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  
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  
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  
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  
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

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  
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很戾  
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  
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燒衆生今雖  
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爾  
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

經六

八

徐

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  
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卅時王舍城  
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  
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  
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  
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

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於塚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俯腰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巨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卅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

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見宿造何業在  
腹髮白俯腰而行復與如來共相荅問爾時  
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  
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  
年在老耄爲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  
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

經六

九

榮

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  
惱而作是言我獨爲爾營理僧事今汝等輩  
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  
即便瞋恚罵辱衆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  
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  
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

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  
衆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  
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  
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  
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  
衆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  
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鏝湯

割舌令自噉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鮮

感應緣略引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

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蹤暴士女



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晏用爲煩碎初二  
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  
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操自知性  
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  
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爲善然  
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

經六

十

亦

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  
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  
我追你爲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  
逢人即說勸善己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  
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  
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爲此喚

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輦將入舍卧經宿不蘇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燧焯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導他長短逢人詐言慚愧有片侵欺實

不能忍令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  
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  
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  
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  
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荅云你但至心禮十  
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

經六

十一

徐

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  
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慙  
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穌已具  
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  
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  
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

食麥苗操就牛慚愧不復驅出歸家後日行  
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  
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恠禮懺  
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  
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  
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  
真祥記

兩舌部第九此別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  
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  
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  
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

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為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為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

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

經六

十二

徐

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

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搏不能善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言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亂我等善搏虎說偈

答善牙師子言

善博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刹此野干

經六

十三

榮

鬪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  
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况復於人為人所  
破心能不惱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  
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

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鬪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斃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

二略引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眾  
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教海王懼及妃  
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  
程何共搆后執左道呪咀靈帝信之遂收后

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  
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閣者皆憐宋氏無罪  
帝後要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  
嬖使絕其命教海王懼既已自貶又受誅斃  
今宋后及懼自許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  
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  
冰此為何祥其可禳乎冰對以宋后及勃海  
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寃魂返宋家之  
徒復勃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  
焉出寃志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  
經七日而甦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  
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

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賚一案勘  
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  
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  
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  
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  
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  
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  
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  
出真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

此別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

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  
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  
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  
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  
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  
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

經六

十五

榮

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爲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  
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  
語向彼人說當實說故非妄語輕語說故非  
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  
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  
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輕  
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  
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  
故是兩舌以麁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  
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  
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

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  
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  
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  
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法

焯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真理

為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耻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

四略引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與群臣共觀之以爲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苾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顧眄之間苾生俄而蔓延生華俄而

經六

十六

榮

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苾者反視所賣皆耗矣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sub>有</sub>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



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噐中傳以示人視之  
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旣而還取舍之有  
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  
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  
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  
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噐中取一  
片與黍糠含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  
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  
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  
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  
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  
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大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勝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技刁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

經六

十七

徐

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醵屋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

王荅曰閻羅王喚爲何事荅曰頃有勘問催  
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  
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  
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  
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  
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  
殿前大有諸音聲技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  
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  
荅曰不解王迴顧問一技兒姓張名舍兒此  
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  
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  
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

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儻緣竿緣竿人初緣  
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  
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  
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晏子突出郎獨  
猪挑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  
舌繞場周匝百千鐵鳥諸惡毒虫從空飛下  
一時向舌上啄啞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喜  
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虫見其一時拍  
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  
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  
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  
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

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日王喚普樂  
語云汝未合死更檢察看却後二年汝命筭  
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爲生平妄語惡口綺  
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  
專將養活婦兒好殺猪羊食噉酒肉或因向  
伽藍食用僧物污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  
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  
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  
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  
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  
覺身已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  
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

具因  
說向  
此借  
言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消	飼	號	法
反所	反祥	反胡	
交	吏	高	珠
盤	慄	抓	林
反張	反莫	反側	卷
流	北	巧	第
屋	攘	嚮	七
反陸	反如	反亦	十
粟	羊	占	六
嬖	騶	攫	
反博	記五	居居	
計	偽把	王縛	
璽	反反	反反	
反斯	又	又	
氏	鬻	刷	經
諧	反余	反所	六
注	六	滑	

十八末  
徐

